

# 列宁道路

LENIN

2022年 • 5月刊

---

## 目录

小资产阶级新的经济基础与旧的政治态度.....	1
抵制特色黑帮的冬奥会和工人阶级的精神解放 .....	9
中特鼓吹的“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欺骗性的口号 .....	14
东航空难后人民日报的假辟谣.....	19
中俄两帝在侵乌战争中的新“神圣同盟” .....	23
揭开中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画皮 .....	31
特色帝国主义国际国内的典型景象 .....	39

## 小资产阶级新的经济基础与旧的政治态度

February 04, 2022

关于中国当前的小资产阶级的判断问题，在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始终存在着争论。有的观点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人数应该越来越多，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应该越来越少，否则建立社会主义的历史主体的力量就不是更强而是更弱了，因此主张扩大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将本该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群体也纳入进来。资本主义越发展，小资产阶级就会越趋向于消亡吗？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广泛存在有其客观的经济基础，与商品生产的历史逻辑是一脉相承的。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小生产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列宁指出：

*“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无产阶级身旁总是有广泛的小资产者阶层，即小业主阶层。资本主义过去是从小生产中产生的，现在也还不断地从小生产中产生出来。资本主义必然要重新产生许多‘中间阶层’（工厂附属物，如家庭劳动以及适应大工业如自行车工业和汽车工业的需要而散布在全国的小作坊等等）。这些新的小生产者同样必然要被重新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7卷18-19页）*

我们也可以在《共产党宣言》中找到这一原理的经典表述：

*“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

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6页）

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说资本主义社会的极限状态，是资本掌握全部社会生产，从而阶级对立只有简单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资本主义的具体历史在向着这个极限趋近的同时，通过技术的进步、对新商品需求的增加、国内和国外市场的扩大和人口的增长等等而重新产生小生产者和小资产阶级。这是两个互相补充、辩证统一的运动过程。

在农奴制度还没有消灭的沙俄，农民是主要的小资产者，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人口在相对地和绝对地减少。在当代中国，大量存在的个体工商户就是小资产者，至于农村劳动力中自耕农的范畴适用性问题，则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个体工商户自复辟以来增长迅猛，根据市场监管总局 2020 年的数据，中国个体从业人数已经超过 1.76 亿，号称“每 8 个中国人就有 1 个是个体户”。个体工商户有些属于家庭经营，子女在未成年时就开始劳动，再加上未登记的流动摊贩之类，实际属于这一类的人口数量一定大大超过这个数字，这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庞大群体。随着资本主义逐渐掌握全部物质生产领域，大生产不断排挤小生产，因此个体工商户多见于零售商业和居民服务业，如小超市，小餐馆等。生产和流通是越来越集中的，但是零售和个人消费却是分散的，这就是构成目前中国小生产（严格来说不属于“生产”）和小资产阶级的广阔土

壤。

不言而喻，在这些众多零售和消费终端，小业主经营规模比较小，且时而受到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阶级的压迫，但也会采用少量的雇佣劳动，而那些纯粹个人或家庭经营的业主为了免于破产，也必然向着资本主义经营方向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未分化的小生产者加上拥有少量资本的小业主，作为小资产阶级，属于整个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列宁多次指出这一点，并用“革命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民主派”、“民主群众”（农民以及和农民相近的非农业小资产阶级阶层）（《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 21 卷 117 页）、“资产阶级人民群众”（农民、城市小市民）（《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 14 卷 190 页）等说法来指代前者，用“自由派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君主派”等来指代另一些资产阶级，但他始终强调对二者进行严格的区分。从字面意思来看，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发挥主体作用的应该是资产阶级，或者按照列宁的用语，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然而要真正形成革命的力量，没有对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广泛发动是不可能的。这一革命力量一旦发动，也会危及自由派，因此自由派宁愿同专制政府妥协，以搞交易的方式瓜分政权，反对以革命手段推翻政府。1905 年 10 月 17 日，沙皇迫于革命形势的高涨发表了立宪宣言，使新宪法适用于专制制度，革命取得这一部分胜利的同时，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倾向也大大发展了。因此我们看到，自由派甚至在还没有发展到 12 月武装起义的阶段就已经动摇，再也不能推动革命前进了，只有工人和革命的资产阶级才会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因

此，使资产阶级革命成其为“革命”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的问题还涉及到其他方面。表现出小资产阶级性的，有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等小生产者，也有一些非生产人口，如教师、医生、律师等。随着资本逐渐掌握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一切劳动力都成为了商品，都可以为资本增殖服务。如何从科学的理论出发看待这类群体和那些不增殖资本而是靠居民的收入供养的群体（如公务员），涉及到革命队伍的界限与未来纲领的制定。关于是否可以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出发划分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问题，在革命同志间发生过激烈的论战。这里不再详细叙述两种观点的理论根据，只指出二者分别存在的局限性和应当按照什么原则来明确阶级界限。

一种观点认为，与物质生产部门的资本相交换的劳动是生产劳动，承担这种劳动的就是无产阶级，而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资本相交换的劳动、与各种收入相交换的劳动都是非生产劳动，承担这种劳动的加上小农和小业主等就是小资产阶级。这里生产劳动的定义是没有问题的，只是需要指出马克思在这里说的不再是一般生产劳动，而是特殊的即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但是生产劳动者是不是就等同于无产阶级呢？我们回顾一下马克思关于总体工人的叙述。

*“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或者做十分简单的粗工，于是劳动能力的越来越多的职能被列在*

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下.....单个工人作为这个总体工人的单纯成员的职能距直接体力劳动是远还是近，那都完全没有关系.....这种总劳动能力的活动就是资本对总劳动能力的直接生产消费.....是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9卷100-101页）

因此，生产劳动者或者说总体工人是一个广义的范畴，其中甚至包括了拿分红的经理，将其纳入无产阶级是不合适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凡是与资本交换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者，凡是能够为资本带来剩余价值（而不管是否直接创造了剩余价值）的都是无产阶级，这样私立学校、出版商、律师事务所等等雇佣的教师、作家、律师就都是无产阶级了，这显然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诚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可以入侵上层建筑的某些领域，使其具有雇佣劳动和资本增殖的表面形态，但上层建筑终究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有着严格的界限。“劳动”是一个与“时间”高度相关的范畴，必要劳动与自由活动、必要劳动时间与自由支配时间不能混为一谈。

“社会中占有自由时间（即不被生活资料的直接生产所占去的、可供支配的时间）的那部分人以工人的剩余劳动为生.....其他一切劳动同生活资料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时间相比，就已经成为可供支配的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2卷216页）

阶级的划分源自经济生活而不是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因此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将非生产人口（包括官吏与军队，僧侣与自

由职业者，食利者与领抚恤金者，被剥夺自由者、娼妓等）称为不参加经济活动的人口，但是可以划分为最接近基本经济类型的类别：

“很明显的大资产阶级分子：一切食利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武大官员等等.....总计约为150万人.....约有200万归入无产者与半无产者（一部分流氓无产者），约有190万归入极贫穷的小业主，约有150万归入富裕的小业主，其中包括大部分职员、管理人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3卷459-462页）

随着资本的渗透，教育的普及，技术进步导致复杂劳动简单化等等，非生产劳动者有无产者化的趋势，但并不能认为与无产阶级的范畴是等价的。同时，非生产人口（如意识形态阶层）的政治倾向也不能从其形式上是否出卖劳动力，是否被资本雇佣来判断。

“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超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8卷152页）

“这个知识界的物质利益把它同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使它的态度不彻底，使它为求得官家俸禄，或为分得利润或股息而实行妥协，出卖其反政府的和革命的狂热。”“只有无产阶级，才与贵族资产阶



级社会中的这些机关没有任何联系；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根本敌视并坚决反对它们。”（《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卷438、440页）

因此，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或者说与社会上层的亲属关系决定了非生产人口的政治属性。农民和小业主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受到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排挤，具有革命的本能和潜力，但是他们不是为了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是为了维持其自身的小私有者的地位不被剥夺从而跻身资本家的行列，也有其反动性的一面。非生产劳动者愈发感受到资本的压迫，但是他们凭借专业技能获取的较高收入和小业主般的劳动与生活条件，更愿意拼命“奋斗”以跻身上流社会，或者至少保持靠工人的剩余劳动过活的状态。他们的两面性与动摇性，恰恰是传统小资产阶级的典型政治特征。

帝国主义时代的中国不仅存在着庞大的无产阶级劳动大军，还有着人数众多的小生产者和小资产阶级阶层，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后，在小生产消灭之前，旧的分工——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差别等——消灭之前，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将长期存在，反对他们向无产阶级队伍中渗透的修正主义的斗争也将长期存在。

在俄国革命中，土地问题是焦点，农民的革命性高涨，而当代中国小资产阶级的具体诉求及其革命性，在变化了的条件下，不仅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我们的理论结论将在未来的事变中

得到一一检验。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问题，也有过很激烈的论战。认为应该叫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主要是从革命的结果出发，这是不超出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范围的革命；认为不应该叫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主要从革命的对象出发，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再是当年以地主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当然还有其他的维度，如果讲革命的主体，那么是否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有彻底消灭私有制的动力，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参与的革命才是社会主义革命，小资产阶级也参加的革命便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这些问题我们以后再谈。无论将推翻黑帮专制政府的革命称为什么革命，无产阶级都需要领导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民主专政，然后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上击败小资产阶级，实行经济上的变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对革命性质的争论与分歧，如果不涉及重要的原则问题，只涉及概念的定义与有待继续探讨的理论问题，在不影响当前迫切的任务——取得基本理论上的共识和制定纲领统一各革命派别——的前提下，可以暂时搁置。中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形成自己明确的政治面貌，制定旗帜鲜明的纲领，以是否承认纲领作为判断敌友的标准，才能在建立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道路上迈出自己的第一步。

## 抵制特色黑帮的冬奥会和工人阶级的精神解放

February 05, 2022

在农历虎年初一特色男足一比三不敌越南队之后不久，特色冬奥会又于立春这一天在北京开幕了。特色黑帮说这届冬奥会的主题口号是“一起向未来”，仿佛他们要和受到他们盘剥的工人阶级一起走向光明的未来。在口号的英文翻译，**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中，这种洗脑意图表达得更明确，说这个未来是共享的未来。在开幕式上播放的视频中，还有工人在工作间隙中模仿冬奥会运动员动作的影像。这当然都是精致的欺骗。只要特色黑帮还没有被推翻，这样的欺骗就会在中国一直持续下去。只要帝国主义还没有在世界范围内被消灭，这样的欺骗就难以在人间绝迹。

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的那个时期，于 1896 年在希腊雅典举办了首届奥运会，于 1924 年举办了首届冬奥会。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和《帝国主义论》中曾经分析过食利者体育兴起的现象。列宁的基本看法是，由于帝国主义从殖民地获取超额利润、利息和地租，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形成了食利者阶级和工人贵族，他们热衷于带有鲜明财阀色彩的体育运动项目。列宁摘录了《不列颠帝国主义》一书中许多体育相关的描述和分析，有三个观点对理解今天的情况有相当的借鉴意义。第一个观点是食利者会排挤帝国主义国内的工业生产，将经济结构改造得适合食利者从事休闲享受和体育竞技，

于是从事生产的工人比重将下降。（《列宁全集》第五十四卷，第 505 页，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二个观点是，生产工人比重下降，垄断资产阶级以享受和体育为生活的一切，需要有巨额海外利润的支持，否则将引起社会主义革命的风险。（同上，第 507 页）第三个观点是，工人中将出现一个资产阶级化的贵族阶层，一方面加入体育团体，另一方面成为体育赛事的狂热观众。（同上，以及《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 417 页，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从第一个观点出发来观察特色经济，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经济中出现了一个日益庞大的体育休闲部门，例如特色黑帮为了配合冬奥会举办而着力扶持的所谓“冰雪经济”。这一个部分能够给相应产业，比如滑雪场的资本家带来利润，从这些资本家的角度看来这些行业是生产性的。但这样的行业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是非生产性的，需要消耗生产性部门积累的物质财富。第二个结果是，许多竞技体育的俱乐部是与房地产、金融等行业的企业结合在一起，而这些依靠地租和利息的部门本身就是非生产性的。总的来说，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一样，中国食利者的个人消费将降低生产工人在雇佣劳动者中的比例。如果没有足够海外利润的汇入，那么中国工人将遭受更加严重的剥削。

从第二个观点来观察特色经济，会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族主义观点发生分歧。老田在特色男足惨败越南之后，写了一篇文章，试图说明中国男足的问题在于半外围国家的精英缺乏扎实专注于高投入低产

出项目的精神，只有系统性的经济社会改革才能改变中国男足不断下滑的趋势。此论的前提是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是半外围国家，而足球这样的项目与芯片类似，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搞好。这里隐含的民族主义工业党倾向，我们不能赞同。即便中国成为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特色男足拿了世界杯的冠军，中国工人阶级也仍然将是雇佣奴隶，多数工人仍然难以获得进行体育锻炼的场地和时间。其分析也与两个基本事实相悖。一是特色中国是世界公认的体育强国，如果用中国精英缺乏扎实精神来解释足球的失败，那么许多体育领域里特色黑帮的成功就难以解释。二是许多半外围国家足球项目成绩不俗，例如阿根廷是足球强国。前社会主义国家塞尔维亚，也已经在 2022 年世界杯预选赛中力压同组拥有 c 罗的葡萄牙出线。和塞尔维亚同属原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也同样在欧洲出线了。总不能说这些国家的精英就有出色的资本主义精神吧。前国足主力前锋郝海东流亡西班牙，住在自己万平庄园里宣布海外建国反对特色黑帮，说国民党是正统，特色黑帮是非法政府。这位坚定的自由派前锋的出发点和老田有类似之处，即中国足球是中国社会的缩影，什么都搞不好。民族主义改良派卢克文明确不同意“中国足球是中国社会的缩影”，认为“你要拿中国工业圈跟中国娱乐圈比，那就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了”。虽然老田和郝海东的立场更激进一些，但卢克文的认识却更接近现实，既特色黑帮可能通过经济投入和组织调整，例如在青训上进行十年以上的持续性投入，而非政权更替，就可以实现其足球成绩的飞跃，达到类似英美日那样稳定参加世界杯正赛的帝国主义正常水平。

这与特色黑帮所能支配的垄断利润和专制机构，并没有根本矛盾的地方。二十世纪西班牙的佛朗哥独裁政府就曾经以足球为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从 1956 年到 1960 年欧冠五连冠的纪录至今仍然没有被打破。真正埋葬特色黑帮的基本原因既不在自由派所认为的缺乏完善的资本主义，也不在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所认为的半外围国家血管被切开的境地，而是列宁所分析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垄断资产阶级穷奢极欲，涸泽而渔，还要进行争夺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战争。这在工人阶级政党对群众进行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政治组织的条件下，一定会引发革命。

从第三个观点来观察特色经济和社会结构，将得出很有政治教育意义的结论。竞技体育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激励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作用。例如马拉多纳，他依靠上帝之手在足球场上击败了在马岛战争中侵略了阿根廷的英格兰。在阿根廷国内他也是被压迫阶级的精神象征之一。但现代竞技体育，主要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比赛，因而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物质承担者之一，是统治阶级对工人阶级进行精神控制的重要手段。特色黑帮极其注意竞技体育在这些方面的功能，力图通过特色代表团的表演去虚化和抹杀国内的阶级斗争。所谓“一起向未来”的冬奥会口号，无论在不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一起的意义上理解，还是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一起的意义上理解，以及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之间一起的意义上理解，都是不可能实现的。除了少数工人贵族，中国的绝大多数工人，被迫经常加班而连基本的休息时间都难以保障，只有微

薄的收入而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哪里有机会去尝试价格不菲的冰雪运动来恢复自己的体力、发展自己的精神呢？如果工人阶级接受了黑帮那种诱导工人把自己和黑帮想象成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形态，那么无产阶级就不可能真正获得解放，甚至连获得一个走向解放的出发点都做不到。

工人阶级须对包括冬奥会在内的黑帮体育事业持一种积极抵制的态度，即不仅完全不接受黑帮利用竞技体育的成绩所进行的意识形态宣传，而且还要尽力进行揭露，指出掩盖在统一民族话语下的尖锐阶级斗争，指出资产阶级的休闲体育建立在工人阶级的贫困之上，指出特色黑帮的竞技体育与剥夺工人的体育锻炼权力同时进行。只有在体育方面进行了这样的揭露，而且在其它方面也进行了同样的揭露，工人阶级的意识发展才能起步。而在这个过程的终点上，工人阶级将生产劳动与体育相结合去发展自己和社会的情况，才将既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

## 中特鼓吹的“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欺骗性的口号

西江月 February 13, 2022

自蚂蚁金服 IPO 被叫停以来，中特政府陆续出台了规范社区团购、禁止大数据杀熟、打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进一步强化反垄断、“双减”等一系列政策。而在 2020 年和 2021 年的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更是明确提出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防止资本野蛮生长”的口号。

一时间，在舆论场上，作为资本的代言人曾红极一时的“马爸爸”仿佛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政府则成为了挥舞“社会主义铁拳”，压制资本、捍卫人民利益的忠诚卫士。不少人憧憬着“共同富裕”的梦想，欢呼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向。然而，诸如 996、外卖骑手自焚讨薪、B 站员工春节加班猝死等事件却一再提醒着人们：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却依然处在资本的囚笼之中。这种看似怪异的现象应该如何解释呢？“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最高指示为何不能将劳动者从资本的压迫中解救出来呢？因为，归根到底，中特所鼓吹的“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只是一句充满欺骗性的口号。

第一，所谓“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针对的仅仅是企业在市场竞争和侵犯消费者权益方面的不法行为，而对于受资本扩张侵犯的广大普通劳动者却没有有力的保护措施。当一部分私人资本无序扩张、追求并滥用市场垄断地位的行为引发了一定的社会经济风险时，当私人资本无序扩张



侵犯普通消费者利益而引起社会舆论时，中特政府出手予以了一定的管制。但是，对于广泛存在的资本无序扩张侵犯劳动者权益、甚至公然违反劳动法的行为，中特政府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始终没有真正出台有力的措施，很多时候甚至利用国家机器打压工人的反抗。

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让人们更加关注到算法在资本的无序扩张下是如何控制劳动者的，而《我们应聘过骑手，打过卧底电话，看了 1907 份判决，最后拼出了这部外卖平台进化史》则让我们更加了解：为什么大量的骑手在受伤之后找不到用人单位来承担责任？为什么现有法律在根本上不能成为维护骑手权益的依靠？“原本集中于单一雇主的权利与责任被分散到多个配送商和灵活用工平台身上，骑手的劳动关系通过人为的外包和分包被彻底打碎。不但导致骑手分不清用人单位是谁而大大增加维权成本，就连法院也可能因为难以确定用人单位而判决骑手败诉。”法律本应用来保护弱者的底线权益，而在特色社会主义中，法律却成了强者明目张胆转嫁风险的精巧门道。在实际中，影响法院是否认定劳动关系并界定责任的并不是法律问题，关键因素是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付出的代价有多大。“钱的问题小于命的问题。”如果骑手是因为工资、加班费、赔偿金等问题去起诉，法院更有可能不认定骑手和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但如果是受了工伤甚至是死亡，这种情况下法院更有可能去找到一家公司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因此，现实中往往出现的情况是，弱勢的劳动者面对资本的压制寻

求法律帮助无果，或是遭到政府部门推诿，在工人没有组织力量的情况下最终只能采取跳楼、自焚等伤害自身的方式来争取自身权益。而那些锲而不舍维护自身权益，或是组织工人集体维权的劳动者，往往被企业和官员认为是“刁民”，有时要付出沉重的经济或社会压力的代价。试问，不打击资本针对劳动者的无序扩张，这样的“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不是欺骗又是什么？

第二，所谓“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仅仅针对的是私营互联网平台企业，并不针对其他私营资本，更不针对中特政府赖以维持统治地位的主要经济基础——国有企业。要说反垄断，以大型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是中国最大的垄断资本集团，中特政府不但不反，反而在不断维护和加强其垄断地位，美其名曰“维护人民利益，保障社会主义公有制”。然而，我们要追问的是，官僚掌握的国企真的代表人民利益吗？举几个例子，情况就不言自明了。按照法律规定，劳务派遣工仅允许在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使用，但现实是，在目前所谓的“国企”中，普遍、大量存在劳务派遣、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在国企大量存在的建筑行业，违反法律规定不签订劳动合同、不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等各种问题也一直普遍存在。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在所谓“社会主义国企”得不到落实，公然违法现象大量存在，工人权益不断受到国有资本侵害且得不到社会关注，工人也没有维护自身权利的有力渠道，这样的情况下，请问如何相信中特“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口号能真正落实呢？

第三，所谓“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从根本上来说是官僚垄断资本集团为巩固自身统治地位而采取的措施，实质是官僚垄断资本防止某些“民营资本”无序扩张，破坏统治秩序，而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铁拳”。

2022年1月21日，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公报中首次出现“斩断权力与资本勾连纽带”的提法。1月26日，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被开除党籍公职，在其落马通报中我们看到了“对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与资本勾连，支持资本无序扩张”，“应私营企业主请托违规选拔任用干部”的提法。联系到周江勇之弟所控制的优城联合（蚂蚁金服是其战略投资者）能够轻松获得杭州地铁移动支付业务的主导权，我们不难想到周江勇勾连的资本中究竟有谁，也不难想到在蚂蚁金服发展壮大背后周江勇作为杭州市委书记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持。这一事件恰恰说明，私人资本对中特政治统治的侵蚀和威胁已经非常严重，严重到不得不去处理。在经济层面，资本无序扩张会带来企业杠杆率过高、放大交叉性金融风险、利用监管缺失套利等诸多问题，而类似疯狂烧钱推进社区团购这样的无序竞争行为也可能在短期内导致众多小生产者倒闭，带来就业和社会稳定的风险。在意识形态层面，面对层出不穷的私人资本侵犯消费者权益和隐私的问题，号称“人民利益代言人”的中特政府也不能坐视不管，否则将影响统治形象和权威。因此，面对私人资本在某些领域无序扩张带来的日益凸显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风险，中特政府不得不出面整治，以维持资产阶级整体统治的稳定性。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想起了中特理论界的一个流行观点，即借列宁

晚年转向新经济政策来为改革开放站台，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改革开放道路的源头活水。他们认为，二者的共同点是引入市场机制和私人资本，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且不去说二者所处的历史条件及出发点大为不同，单从对资本的态度差异就能得出一个清楚的结论：新经济政策和改革开放看似有共同之处，但二者的本质大相径庭。

列宁说，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方式同社会主义方式之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竞赛，是两个敌对阶级的斗争的又一形式，而中特不问姓资姓社，回避甚至否定现实存在的阶级斗争；列宁说，目前我们决不能放弃罢工斗争，要用罢工斗争来和官僚主义以及资本家力图逃避国家监督的阶级野心作斗争，来巩固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而中特取消了工人的罢工自由，将组织起来与资本斗争的工人当做敌人来对待；列宁说，我们要用一批严厉的、示范性的审判来惩处试图逃避工人国家监督的资本主义行为，要用判处枪决的办法而不是罚款一两亿这样蠢得丢人的办法来惩处滥用新经济政策的资本家，而中特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什么时候听说过资本家真正受到与其罪行相匹配的惩罚？非但如此，资本家在依靠盗窃国有资产、官商勾结、偷税漏税、压榨工人等一系列违法行为而积累“第一桶金”过程中犯下的“原罪”要被赦免，“企业家”成为了官员的座上宾和衣食父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公仆”反倒成了为“企业家”服务的“店小二”，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可笑的是，国家主义者和改良主义“左派”无视现实，无视中特政府

作为垄断资本代言人的事实，选择相信它依然挂着的“社会主义”招牌，期待依靠“党驾驭资本”来保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但是，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党、代表谁的党、依靠谁的党才能真正驾驭资本？回答只能是：代表人民、依靠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列毛主义政党，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坚持资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政党。

## 东航空难后人民日报的假辟谣

March 23, 2022

2022 年 3 月 21 日，东航从昆明飞往广州的 MU5735 航班发生惨烈空难，飞机从 8000 多米的高空几乎直线坠毁，完全摔成了碎片。机上人员有 132 名，包括 123 名乘客和 9 名机组人员，基本上可以肯定他们是凶多吉少。惨烈事故造成如此重大伤亡，交通安全又事关普通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引发强烈关注。东航 2021 年上半年公布的财务报告显示，这家国企在安全运营方面的举措都比较空泛，例如签定安全责任书、加强安全宣传教育等等，而在提高利润方面的举措都是相当具体的，例如在“精细管理”条目下提出“节约燃油和飞机维修等营业成本和日常开支”。（财报第 24、26 页。）有网友合理地推断出，由于东航面临上百

亿巨亏，其压缩飞机维修费用、降低成本的做法，可能导致了这场惨烈的空难。这种质疑隐含着对官僚垄断资本将利润置于安全之上的抨击，隐含着对官僚化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所造成的百业凋敝的不满，从而隐含着对黑帮专制政府的根本否定。面对这样的无情揭露，人民日报微博客户端在空难发生仅仅一天后就出面“辟谣”，援引东航“权威人士”的“表示”，说“按年报披露数据，中国东航年维修成本在 2021 年较 2019 年增加 12%”。这位“权威人士”很好地利用了东航坠机的时间，因为按照往年惯例，东航上一年度的财报是在 4 月 1 日左右发布，也就是说，一周之后才会发布。目前“年报披露数据”只有神秘的“权威人士”自己知道，他自然想怎么“辟谣”就怎么“辟谣”了。比起尚未发布的年报来，我们更愿意相信已经公之于众的 2021 年的上半年财报，更愿意相信东航通过“精细化管理”压缩了飞机维修费用。

为了验证我们对人民日报客户端假辟谣的判断，我们收集了业已公布的最近的六份东航财报，分别是 2018、2019 和 2020 年的年度财报，以及 2019、2020 和 2021 年上半年的财报。其中的相关资料显示，2018 年飞机发动机的修理费用同比下降了 30.08%，2019 年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下降了 9.18%。也就是说，即使这位“权威人士”披露给人民日报的、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维修费用数据是真实的，东航 2021 年的维修费用也只有 2017 年的 71%。人民日报试图强给读者的那种东航在巨亏下仍然增加维修费用的印象是完全虚假的。之所以选择 2019 年作为比较的基准，因为那是维修费用在近年的最低点。

在网上有一篇兰州大学 2020 年 5 月通过答辩的硕士论文，题目是《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上海虹桥维修基地维修人员流失问题与对策研究》。单单从这个题目我们就能感受到一丝寒意，因为上海虹桥是东航的主基地，其维修人员流失自然会增加飞机事故的可能性。根据论文中提供的调查数据，基地维修人员往往具有大学本科学历，而收入则在每个月八千到九千元。这样的收入在上海生活，租房尚且困难，就更不要说买房了。而收入低构成了维修人员流失的主要原因。

维修费用被削减三成，主基地维修人员流失，加之屡次发生空难的波音飞机本身就是资本主义企业削减设计成本的产物，航空安全出现隐患乃至出现惨烈空难就并不令人惊讶了。这里面既有一般资本主义的原因，也有中国特色的原因。一般资本主义的原因需要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开始扫除，而中国特色的原因则可以靠民主革命来缓解。列宁曾经指出，专制统治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最合适的形式，因为专制政府虽然建筑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但它在面临资本主义发展与自身存在的矛盾时，总是倾向于维护自身存在。例如资本主义可以允许改良工会的存在，并以此瓦解工人运动，可是专制政府则通常不能允许任何工会的存在，因为担心工人运动会埋葬专制政府自身。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劳动力和其它商品的自由流动，这样才能有低的成本和广阔的市场。黑帮政府维护自身合法性的动态清零政策，动辄封城，阻碍了这样的自由流动，从而使包括航空业在内的诸多行业陷入困境。在 2020 年 1 月武汉市爆发疫情的时候，新型冠状病毒毒性很强，应该实行清零政策。可是那个时候

的黑帮政府出于稳定和合法性的需要，压制了群众的合理呼声，在疫情广泛传播之后才采取了措施。两年多以后，病毒毒性已经大为减弱。甚至黑帮自己最近发布的第九版诊疗方案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轻型病例不再收入定点医院，而是集中隔离。而感染者绝大多数都是无症状感染者或轻型病例。但由于黑帮政府将防疫政治化，作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和相对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优越性来加以宣传，因此采取了比以前更加严格的防疫举措。当前的过度防疫和疫情初期的压制舆论，实际上是同一官僚逻辑的不同表现。当前这样的防疫措施已经导致了許多工人和其它劳动者收入和生活状况恶化，也导致资本积累遇到额外困难。据报道，过去的 2021 年和 2020 年两年，民航业亏损掉了 1706 亿元。而在疫情前的五年，即 2015 年到 2019 年的全部利润，也才 1604 亿元。也就是说，两年亏损掉了五年的利润还不止。这种趋势 2022 年前两个月并未转变，民航业整体亏损仍达 222 亿元，亏损速度甚至超过了 2020 年和 2021 年的平均亏损速度。这当然是官僚化的过度防疫的结果，也是诸多受到疫情影响行业的缩影，构成了东航空难的经济背景。

特色黑帮正在进入危机期，人民日报在东航空难之后的假辟谣是掩盖危机的虚伪欺骗。但危机本身不会使得黑帮自动灭亡，因为黑帮的欺骗还在工人群众中大行其道。只有觉悟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共同的纲领联合起来，去工人阶级群众中进行不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才能唤醒这些沉睡已久的勇士，完成推翻黑帮并进一步扫除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



## 中俄两帝在侵乌战争中的新“神圣同盟”

April 09, 2022

俄国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开打一月有余，俄军在战场上日渐支绌，俄帝国主义发动的这场军事冒险事实上已经失败。截止三月底，按各方最小口径算，已有超过 1000 名平民、3000 名士兵直接死于战争，按最大口径算，死亡平民接近 7000 人，士兵则超过 2 万人。乌克兰大地变成了无产阶级的绞肉机。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这场侵略战争，不是基于人道主义立场，而是因为战争性质是无产阶级在为资产阶级火中取栗。俄国的新沙皇将无产阶级送上战场流尽鲜血来进行军事冒险，各国的统治阶级也纷纷借机利用民族情绪来欺骗和分化人民。

战争已然成为检验各国政府成色的试金石，中国的特色黑帮政府在外交上一贯以和平反战的伪善面目欺骗群众，那就让我们好好来看看，这个喜欢鼓吹“不干涉他国内政，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世界和平捍卫者”，在这场不正义的战争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 I. 开战前

近年来，“中俄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苏联和社会主义中国的革命情谊自然被选择性遗忘），两国独裁者保持年均五次以上的见面频率，黑帮使用“上不封顶不设禁区，世代友好没有止境”等说法来极尽

赞美新时代的“神圣同盟”。在战争爆发之前，特色黑帮主要为它的好兄弟做了这样三件事：

**第一，经济支持。**自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俄国对中国经济依存度日益上升，中国成为俄国第一大进口国和出口国。2021 年中俄贸易额将近 1500 亿，并且增长极快，同比增长 36%。俄国向中国出口大量石油、天然气和粮食，进口电子、机械等工业产品。此外在军火贸易、远东开发、金融服务等方面中俄存在广泛的利益合作。在俄国已在酝酿战争的今年 2 月初，中俄发表联合声明，签订一系列政治经济协议。在开战前七天，俄国宣布要向中国出售 1 亿吨煤炭，合同价格 200 亿美元。在开战前数小时，中国海关总署宣布放开对俄罗斯全境小麦的进口（俄国是世界第一大小麦出口国，过去由于病虫害中国只允许俄国七个城市的小麦进口）。以上种种，我们不能不认为，特色黑帮为普京政权维系国内独裁、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经济支撑，黑帮进口的每一桶石油都变成了倾泻在乌克兰人民头上的炮弹。

**第二，舆论掩护。**自去年 10 月以来，俄国就陆续陈兵乌克兰边境，俄乌边境形势紧张，今年 2 月初英美多国都提示俄国处在发动战争的边缘。而特色黑帮则为俄国竭力掩护，大撒烟雾弹，声称西方情报并不可信，战争不会爆发，美国是在“拱火”和“渲染战争威胁”。2 月 21 日，普京选在冬奥会结束的第二天发表战前讲话，下令部队进入乌东地区，24 日下令全面入侵乌克兰。时机选择如此巧合，人们很难相信普京政权没

有和特色黑帮达成默契。既然黑帮在外宣上尽心竭力，普京大帝也愿意给足面子，竭力不破坏特色黑帮的冬奥作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今年 1 月以来西方国家就开始撤离外交官和侨民，而中国迟迟不发布相关提醒，在战争爆发后将数万留学生和华人华侨滞留在战火中。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声称贴上中国国旗可保平安（结果反而招致乌克兰群众反感），有理由推测特色黑帮相信了俄军的速胜预期，认为俄军能迅速攻陷基辅，并得到了俄军的安全承诺。以上种种，我们不能不认为，特色黑帮是在千方百计为俄国发动战争打掩护，甚至不惜以数万乌克兰侨民的生命为代价，来配合普京进行政治表演。

**第三，默许调兵。**今年 2 月初俄国以俄白联军演习的名义，在乌克兰边境持续增兵。据中国媒体公开报道，为了这次演习俄国甚至“东兵西调”，从六千公里之外的远东地区调动了数万军队。据外媒观察，俄国在中蒙边境上的驻军数量因此减低到了 1922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远东地区所隶属的俄军东方军区，主要职责就是驻守俄中、俄朝边境以及保护与日本存在争端的“北方四岛”。暂时没有资料显示这些远东部队是已经参战，还是作为预备部队存在，但显然我们有理由认为，俄军为侵略乌克兰所做的军事部署早就为特色黑帮所注意，甚至得到了特色黑帮的默许和对俄国远东边境的安全保证。

## II. 开战后

战争爆发以后，特色黑帮更加忙碌了起来，一方面它要在外交场上

为俄国敲锣打鼓，一方面它要打压国内反战声音，用民族主义情绪欺骗群众，同时不忘为它的俄国兄弟提供技术支援。

**第一，外交维护。**战争爆发以后，特色黑帮在外交立场上表面中立，声称“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对话谈判化解危机”，但都是玩弄外交辞令。开战后第二天，中国的大独裁者就给俄国的大独裁者电话慰问，外交部长则表示“理解俄方在安全问题上的合理关切”；黑帮不将俄国对乌克兰的全面进攻称作“入侵”而称之为“俄乌冲突”，刻意模糊战争性质；在联合国关于制裁俄国的一切实质问题上，黑帮都投了反对票和弃权票；在战争责任上黑帮一个劲地强调“乌克兰问题有复杂特殊的历史经纬”，将全部责任甩给美帝和北约东扩，而对战争发动者没有只字指责。

**第二，舆论统制。**黑帮在舆论场上同样不敢公然支持侵略战争，表面继续维持中立伪善面孔，暗里用软硬两手管控和引导舆论。硬的一手是打压国内各种反战反俄声音，进行大规模删帖封号，限制言论自由。软的一手是开动强大的宣传工具，释放各种鼓吹俄军实力强大、速战速胜的信号，配合俄军在全球范围打信息战。甚至不惜篡改外媒报道，公然炮制假新闻，用卑劣伎俩欺骗群众。黑帮也发现这是个利用民族主义加强专制的大好时机，极力鼓动亲俄反美情绪，有意引导民间讨论台湾问题，通过美化侵略战争为将来可能的武力侵台作铺垫。黑帮教育部还试图组织全国各地进行思政集体备课，他们当然不敢讲列宁的帝国主义

理论，只能复读民族主义话术愚弄青少年。在俄国将美国在乌实验室炒作为生化武器实验室后，黑帮如获至宝，继德堡造毒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疫情阴谋论，而该实验室文件已在网上公开，主要目的是观察候鸟携带的常见病毒。布查惨案发生后，黑帮口头上说要调查真相，明里暗里指责乌克兰自导自演，利用国内群众信息闭塞（正是被黑帮封锁）和对屠杀平民的深恶痛绝来倒打一耙。

**第三，技术支援。**据国内媒体公开报道，在俄国遭遇国际黑客的网络攻击后，具有半官方背景的电信巨头华为，紧急“驰援”俄国。不仅开展网络维护，建立移动宽带系统，还要建立 5 大研究中心，为俄国培训 5 万名网络技术专家，帮助俄国建立视频监控和人脸识别系统（应读作警察监视系统）。这倒并不奇怪，同为黑帮自然乐于分享专制统治技术，而华为作为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标兵，早就在俄国深耕多年，2014 年西方资本撤出克里米亚后，填补空白正是华为和中兴，此时自然不吝效犬马之劳。

### III. 结论

中特的官方学者声称，“无论美国承认与否，北约已经实质性地参与了俄乌冲突”。没错，无论特色黑帮玩弄多少外交辞令，无论他们承认与否，特色黑帮也实质性地参与了俄国侵略乌克兰的战争：经贸支持、大额油气订单、默许东线调兵、战前不惜以侨民打掩护、战后在外交上竭力维护、配合打舆论战信息战、派遣华为提供网络支援。**特色黑帮给普**

京提供了除武器军火和直接出兵以外的一切支持，而给战后的乌克兰只提供了区区五百万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战争狂胡锡进最近鼓吹，若美国众议长洛佩西访问台湾，中国应大规模向俄国出售武器、增购油气。看来俄军的惨淡表现，已经引起了黑帮不满，恨不能亲自出兵。）

铁与血的事实摆在眼前，结论显而易见：中国的特色黑帮政府是普京政权发动侵略战争实实在在的帮凶和同谋，特色黑帮双手沾满了无产阶级的鲜血。两国的资产阶级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共同屠杀了数万俄乌的无产阶级，共同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布查惨案。

历史上的沙俄曾是“欧洲宪兵”，与普鲁士、奥地利等君主国结成“神圣同盟”，共同镇压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今天俄帝又在东方觅得了新盟友，新的黑帮同盟再次成为了世界上最反动的保守主义堡垒。回过头看，新“神圣同盟”的建立不是基于地缘关系的偶然，而是二十一世纪帝国主义历史发展的必然。

第一个原因是中俄的垄断资本主义存在互补需求。俄国资本主义结构畸形，垄断资本集中在石油、天然气和银行业，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薄弱，只有能源、军工业发达，既需要中国作为能源和粮食输出市场，也需要中国输入电子和机械产品。而中国有庞大的工业规模，对俄国能源矿产需求强烈，并且近年来也在加大对俄直接资本输出。

第二个原因是中俄在对抗老牌的美帝国主义上具有一致利益。中帝

需要俄帝冲锋在前，承担军事压力，为自己在帝国主义争霸中获得更多发展余地。这一点上胡锡进说出了特色黑帮的心声：“俄罗斯不应倒，普京政权不应倒。一个稳定、独立、不买美西方账并敢与他们公开对抗的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战略屏障”。只要中美争霸的基本格局不变，特色黑帮就始终需要普京政权。

第三个原因是中俄有着类似的政治经济结构，都建立了垄断资本主义之上的黑帮专制统治。中俄都曾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修正主义上台后腐化变质。只不过一个选择抛开苏联的历史包袱，实行直接的资本主义统治；一个选择保留社会主义外壳，实行隐蔽的资本主义统治。所以俄国是公开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国是隐蔽的资产阶级国家。俄国是落后腐朽的帝国主义，中国是新兴崛起的帝国主义。俄国的寡头集团直接垄断政治经济权力，由普京进行赤裸的独裁专制，中国的官僚垄断阶级则以人民名义控制生产资料，近年来也完成了开明专制向独裁专制的转变。

今年 2 月签订中俄联合声明时，特色黑帮宣称声明“集中阐述了中俄在民主观、发展观、安全观、秩序观方面的共同立场”，我们相信这是极其真诚的自白：中俄两国的统治阶级确实有着惊人的默契，都坚持打压民主的民主观、发展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观、维护统治阶级安全的安全观、消灭自由维稳至上的秩序观。

“普特勒”和“习特勒”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独裁者，他们惺惺相惜，臭味相投，因为他们都是操弄民族主义搞黑帮专制的高手，因为他们背

后所代表的垄断资本集团还存在深厚的共同利益。他们将继续勾结，进一步出卖两国的无产阶级。

而各国无产阶级也必须团结起来，用革命的同盟来对抗反革命的同盟。对于中国觉悟的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首先迫切需要在共同的革命纲领下联合起来，对专制政府进行政治揭露，教育群众认清特色黑帮反动凶残的真面目，将觉悟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从而使每一次危机都朝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转变。

革命是盛大的节日，战争则是残酷的教育。俄国侵乌战争是对未来帝国主义战争的一次预演，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者经过这场深刻教育，将进一步团结起来，共同迎接盛大革命节日的到来。



## 揭开中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画皮

April 20, 2022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意见》里说：

*要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畅通高效的国内大循环。*

对此，中国的各个政治派别对此解读不一。中特官媒《人民日报》下辖的公众号“侠客岛”刊登了北大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的文章，称：“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先要打破地方保护”，将经济失速、失业率飙升，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的根源对准了所谓“地方保护”问题：

*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商品经济正常、高效运行的前提。在中国，地方保护主义对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造成了巨大障碍，使得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如果去掉“中国”两个字单纯看这个总纲，你肯定会认为我们生活在像美国这样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进行一场新自由主义改革。是的没错，这种关于“各个要素自由流动”的理论完全是照搬了现代西方经济学最粗浅的结论。然后他接着列举了“地方保护主义”的三种表现：

*一是有些地方在政府项目招标、政府采购中，设置倾向本地企业的条件，通过投标资格限定，排除外地企业。*

**二是公共服务向本地居民倾斜，某些项目只对本地居民提供。**

**三是有些地方政府采取非法手段，对本地企业提供不合理保护，影响很恶劣。**

我们分条来看，其中的第一条和第三条的指向是相似的。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商关系。其实，仅仅就在 08 年，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还是统治阶级媒体和学界所大力吹捧的对象，地方政府为了追求 gdp 增长而给企业在税收、地价等方面创造的种种优渥条件被视为是中国“增长奇迹”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们所没有提及的，是地方政府在 gdp 考核下面对劳资纠纷时完全站在企业一方任意镇压工人运动的行径。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工人运动和各类维权行为的暴力镇压所维持的“低人权优势”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所在。

那么肯定有人问：既然曾经被官方视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一部分，怎么现在又反而变成了“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阻碍呢？

答：时移势易也。面对疫情几近失控，经济失速、失业率飙升的局面，特色中央政府也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他们首先考虑的已经不是邓小平时代的“放权让利”搞国营企业承包制，或者胡温时期“放水养鱼”发展民营经济，而是如何尽可能地用最低的成本尽快榨取最多的剩余价值，当然也包括之前所谓“地方利益”的部分。也就是说，只有打破“地方利益的藩篱”，才能将之前地方截流的剩余价值收归中央，从而增强中央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因此，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也就是题中应有之

义了。

其中的第二点是最具有迷惑性的一点。如果本地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可以同等地向外来务工人员提供，那么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岂不是一件大好事？毫无疑问，这是特色黑帮在宣传方面一种极为常见的策略，也就是在推行某项新的政策时大力强调这项新举措带来的好处，对带来的负面后果则避而不谈。为了让大家愿意把狗屎吃进肚子里，那么必须给狗屎上放足够多的糖。

但即便是这种“好处”也每每令人从充满希望到失去信心，像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既然在二十年前和十年前做不到，今天也同样做不到。不是因为受到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而是对于特色黑帮来说成本太高，根本不会考虑。

自由派资产阶级对“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评价则更有意思。YouTube 频道“文昭谈古论今”称：实现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当然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加上一个“统一”，让人怀疑中共实际上想实现的是党对市场的绝对控制。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来说，“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是孩子，而中特则是脏水，因此，只需要倒掉脏水，把孩子留下就可以了。而对无产阶级来说：这两者都是脏水，都需要倒掉。

特色政府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小资产阶级左翼当中也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出现了一种较为隐秘同时具有迷惑性的意见，认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在学秦始皇“消灭地方割据势力，书同文，车同

轨，统一度量衡，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是“有进步意义的”。还有声音认为，我们敬爱的领袖习总书记“果断处置”香港和新疆的叛乱也可以被归认为是“秦始皇行为”，是“毛主席再现”，“秦政法的核心就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而自由派资产阶级则从反面批判秦始皇的种种残暴行为，力图说明只有走民主宪政道路才能将中国从“当代秦始皇的暴政中”解放出来。这两种说法是相反相成的，共同特点是把“秦始皇”抽象出来，而忽视了造就“秦始皇”的社会阶级基础。

甚至有人还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给郭沫若的诗《读〈封建论〉呈郭老》来表达对“秦始皇行为”的支持态度：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很显然，这部分同志犯了一个很典型的“刻舟求剑”的错误，把性质不同的历史进行了不恰当的类比。毛泽东写下《读〈封建论〉呈郭老》之时，是在成功挫败林彪的右翼军事政变之后，发现林立果在著名的反革命宣言《571 工程纪要》（注：在改开后对文革的大批判中曾经大量引用了里面的内容）中，恶毒攻击毛主席是“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并高呼“打倒当代的秦始皇”。因此毛

泽东提出要进行“批林批孔”运动，正是因为看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和走资派之间的尖锐阶级斗争同两千多年前历史上新兴地主阶级与旧奴隶主贵族之间尖锐的阶级斗争具有很大的相似度。历史学家赵纪彬还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书《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指出：少正卯在鲁国讲学使得孔门“三盈三虚”是阶级斗争，孔子诛杀少正卯，是鲁国奴隶主贵族阶级诛杀代表新兴个体私有者阶层的法家领袖少正卯的反革命事件。

如果有人说，习近平的这些做法是“秦始皇行为”，有“进步意义”，那么请问：习近平和中特能否像秦始皇和战国的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一样，代表新兴的革命力量也就是无产阶级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此，当我们将现实的政治力量和历史上做对比时，一定要首先使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考察。

对于说习是“毛主席再现”这个说法，我们只需要引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的结尾来反驳就够了：

*波拿巴既被他的处境的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并且他作为一个魔术师不得不以日新月异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他看作拿破仑的替身，换句话说，就是不得不每天举行小型的政变，于是他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陷于全盘混乱状态，侵犯一切在1848年革命中看来是不可侵犯的东西，使一些人对革命表示冷淡而使另一些人奋起进行革命，以奠定秩序为名而造成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又使整个国家机器失去圣光，亵犯*

它，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的东西。他模仿礼拜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的仪式，在巴黎布置礼拜拿破仑皇袍的仪式。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东圆柱顶上被推下来。

如果“人民领袖”的称号最终落在习近平的身上，毛泽东像就会从天安门城楼上被推下来。

那么接下来会有人问：这样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对无产阶级来说是好事情吗？我的回答是：并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使是在最自由和最民主的共和国，“自由”和“平等”也只能表现为资本的平等和自由，更遑论是在专制政府统治之下。我们伟大的导师列宁同志曾经说过：

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应当承认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即使是在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中，“自由”和“平等”只能表现为而且从来就表现为商品所有者的平等和自由，资本的平等和自由。马克思在他的所有著作中，特别是在《资本论》（你们在口头上都是承认这本书的）中，千百次地阐明了这一点，嘲笑了对自由和平等”的抽象理解，嘲笑了看不到这一点的边沁分子的庸人，揭示了这些抽象概念的物质根源。

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就是说只要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继续存在），在资产阶级民主下，“自由和平等”只是一种形式，实际上是对工人（他们在形式上是自由的和平等的）实行雇佣奴隶制，是资本具有无限权力，是资本压迫劳动。这是社会主义的起码常识，可是“有教养的”先生们，你们竟把这个起码常识也忘记了。——列宁：《关于用自由平

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1919年6月23日）

我们完全应该用同样的话来回答所谓“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议”。这是其一。更重要的是其二，我们还应该指出：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中国进入金融主导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的表现。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面临国际上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阵营竞争的巨大压力，在国内则面临着控制疫情、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尖锐的考验，必须加快转变国家形态，攻破“地方保护主义”的反对，实现对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榨取。

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大量工业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事实上不具备竞争能力，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讲法是不符合“效率原则”和“市场竞争原则”，其可以生存下去的关键原因是地方政府出于gdp和创造就业考虑而进行的大量补贴和提供订单。那么伴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可以预见这一批企业将会倒闭，导致失业激增，形成类似于上世纪末国企大下岗的局面，严重损害中西部地区工人阶级的利益。使得更多的工人被迫抛妻弃子，离开缺乏就业机会的中西部，来到东南沿海打工。而在资产阶级看来则是“僵尸企业出局和市场活力增加”，翻译过来也就是增加剥削率，更好地掠夺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

在更大的范围内，则是加快各个“生产要素”向东南沿海地区和一线城市转移，因为只有这些地方具有“集聚优势”和“交通便利”，方便海运

出口，而且经济发达，消费能力强，可以消化过剩产能。除了少数一线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之外，中西部地区和三四线城市都会陷入长期萧条的困境之中。

另一方面，中特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金融领域的掌控，这种掌控并非如一些小资产阶级所幻想的那样是“打击金融寡头，让利人民群众”，而是进一步加强通过金融手段最大限度地完成对全国无产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榨取和占有。因此，与中西部地区普遍萧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上广深则会在金融资本的泡沫中显示出一种病态的“繁荣”景象。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必然导致中国最广大的人民陷入更深的灾难当中：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劳动人民受到更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小资产阶级加速破产和贫困化；中小资本难逃被垄断资本所兼并的命运。这是中特政府加紧推行其以金融资本主导的国家垄断资本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必然结果。列宁同志曾经说过：“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面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倒行逆施的反动行径，中国的广大人民决不会束手待毙，只会更加激发中国各革命阶级对于垄断资产阶级的层出不穷的反抗运动。



## 特色帝国主义国际国内的典型景象

April 27, 2022

当地时间 2022 年 4 月 26 日下午两点多，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的卡拉奇大学内，特色帝国主义的孔子学院遭到了自杀式炸弹的袭击。袭击者雪莉·俾路支（Shari Baloch）属于一个名为俾路支解放军的民族主义组织，女性，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拥有两个硕士学位。袭击造成了四川师范大学派出的三名孔子学院的教师和巴基斯坦籍的司机身故。据说雪莉·俾路支在袭击前十小时曾在推特上发文告别，但现在笔者已经无法找到告别文，只能看到其推特上穿着民族风格服饰的温婉照片。俾路支解放军声明这是该组织的第一位女性自杀式攻击者。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受过良好教育和拥有幸福家庭的女性选择与三名中国教师同归于尽呢？是特色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正是特色帝国主义在巴基斯坦，特别是在俾路支地区的掠夺，引起了俾路支地区人民的反抗。根据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CISAC）提供的相关资料，俾路支解放军军事行动的目标是寻求俾路支省从巴基斯坦独立出来，避免俾路支省遭受外来的剥削和入侵。而特色帝国主义则是这种剥削和入侵的主要来源之一。早在 2003 年，俾路支解放军就攻击了参与当地基建的中国劳工。巴基斯坦政府在那个时候与正在走向帝国主义的特色政府签定了协议，将俾路支省的瓜达尔港租给特色政府四十年。特色帝国主义对当地自然资源的侵占不能不引起俾路支人的反抗。他们不仅仅仇恨充当傀儡的巴基斯坦政府，而且仇恨中国人。在 2018 年，为了阻止巴基斯坦政府与特色

政府达成新的协议，俾路支解放军袭击了在卡拉奇的中国领事馆。对孔子学院的自杀式攻击，是这一系列针对特色帝国主义的攻击的延续，其反抗帝国主义的方面应该得到我们的同情。俾路支解放军无差别地攻击所有中国人以至所有的外国人则是不正确的。俾路支的民族解放运动，只有与特色帝国主义和巴基斯坦的工人运动联系起来，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而我们作为特色帝国主义国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不支持特色的帝国主义扩张。应该鼓吹这样的观点：特色扩张对中国的工人阶级不仅毫无益处，而且会腐蚀中国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中国工人应当支持受特色帝国主义压迫地区的民族民主运动，而不能丝毫认可特色的民族主义宣传；特色外交部所谓“恐怖分子必将付出沉重代价”的叫嚣，只是其帝国主义政策的进一步延续而已。

在上海，群众反抗特色黑帮的防疫政策的斗争仍在继续。在复旦大学的学生抗议之后，同济大学的学生也被特色黑帮的所作所为激怒了。封校一个多月、封楼二十余天之后，疫情并未消失，仍有阳性病例出现，而学生午餐的盒饭里开始出现了不能食用的猪肉。这些猪肉或者是积存已久的烂肉，或者已经生虫，或者是母猪乳头肉，引发了同济学子的愤怒。这让人不禁想起 1905 年 6 月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波将金号战舰的起义。当时的导火索也是由于食品供给带有污辱性，波将金号上的水兵因拒绝吃臭肉而与军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而后起义。在日俄战争中惨败的俄国海军早已不满沙皇黑帮的独裁统治，而一月的流血星期日则撕下了沙皇“慈父”的伪装。在专制独裁统治下，无论是在沙皇俄国，还是

在特色中国，都不会缺少这样的导火索。差别只是在于，今天特色帝国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慈父”伪装，还没有被撕下来。特色黑帮需要制造外部的敌人来掩盖内部的对立，不管这种敌人是其它国家也好，还是自然界的瘟疫也好，总之需要一种或几种威胁来欺骗群众，让群众把垄断资产阶级及其黑帮政府和自己想象成一个共同体。实际上，特色黑帮政府才是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群众最大的敌人。他们夸大病毒的危害，采取极端的防疫政策，对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毫不关心，不是因为偶然的过错，而是这个政权的本质的表现。那种认为中央的防疫政策没错，错的是地方政府执行不力的看法，没有看到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权必然如此。

在湖北，一位单亲父亲让未成年女儿在烈日下挖藕带四个小时，拍成视频上传网络后成了热搜。在视频中这位父亲对痛哭的女儿反复说着一句话：“你吃不了读书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多数人生活困苦的来源，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读书，而是由于特色黑帮不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推行掠夺性的政策，而且在国内也是这样。绝大多数吃了读书苦的寒门学子，仍然要吃生活的苦，只不过脖子上的金锁链，一般来说更长一些罢了。这位从事个体种植的父亲，从经济地位上来讲属于小资产阶级，从思想意识上来讲同样如此：希望通过个人的努力进入小资产阶级的上层，甚至进入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行列。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意识，虽然大多难逃破产的命运，但是对特色黑帮维持其统治来说却是有利的。因此他们会大力宣扬这种意识，并用这种意识去腐蚀工

人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任务，不仅是要与特色黑帮的民族主义宣传做斗争，而且要与特色黑帮着力扶持的这种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意识做斗争。

最后，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卡拉奇孔子学院遇袭案中一位故去的教师身上。她叫丁沐舫，是个女孩，来自河南农村，1990年生人，为广西大学汉语国际教育2017届硕士毕业生。其父是位卡车司机，家庭并不宽裕，求学过程也经历过挫折。她童年时吃过生活的苦，少年时吃了读书的苦，逝去时更是吃了没有政治意识的苦：她不能理解自己研究生毕业后为特色帝国主义的海外文化机构工作，客观上起了传教士的作用，结果成为当地民族主义者报复特色帝国主义掠夺行为的牺牲品。她不关心政治，认为自己只是在传播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她在自己的公众号“丁小木”的简介中这样写道：“小身体，大能量，莫慌张，献一己之力与世界，如己所愿过完一生；未来总有一天会发觉，我们为自己而骄傲，未来总有一天会见证到，中国梦的闪耀。”献一己之力去闪耀中国梦，实际上却是在助力特色帝国主义的扩张行为。如己所愿过完一生，只不过是自觉地按照特色帝国主义灌输的文化意识去牺牲自己。青年只有摆脱非政治观点，理解自己所面对的对内镇压、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实质，才能避免这种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在认识到这个政府的帝国主义性质后，能够投身于通过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启发和组织工人阶级去进行推翻这个政府的斗争的人，将会成为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真正英雄。